

【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。初看《楞伽經》約千餘遍，而不會三身四智，禮師求解其義。師曰：三身者：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】

智通禪師，曾經讀《楞伽經》千餘遍，雖然經念得這麼熟，可是經中要義他並不能悟得，他不能體會經裡所講的「三身四智」。

「三身」就是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；「四智」是唯識講的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。於是，他到曹溪參禮六祖，請求六祖為他解釋經意。六祖說：「三身，清淨法身就是你的自性，圓滿報身就是你的智慧，千百億化身就是你的行持。」這個解釋方法，可以說是直截了當，這是禪宗的特色；就在我們自己分上說明三身是一不是二。所謂性，就是指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法身。圓滿報身是智慧。「智慧」一詞比較難懂，因為智慧與世間的聰明並不相同。智慧是清淨的，智慧是無分別的；世間的聰明是有分別的。有分別則落在意識之中，所謂是意地中才有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而智慧中決定沒有分別、執著、妄想。佛在《楞嚴經》中，就從六根的作用當中指出我們的真性與智慧。經中佛說，我們六根的根性是不分別的。譬如，我們眼見色，見性見色沒有分別，而眼識見色則有分別。不分別的是智慧，就是圓滿報身；分別的是意識，非報身。千百億化身就是我們的行為，行為有身體的造作、有口的言語、有心意的念頭，一切行為總不出這三類，佛法稱為三業。三業的造作何止千百億？所以，千百億在此處是形容詞，形容其多。

【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；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聽吾偈曰：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。不離見聞緣

，超然登佛地。吾今為汝說，諦信永無迷。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。】

六祖教導他：「離開本性，我們另外說三身，就是有身無智。若悟三身無自性，就叫做四智菩提。」三身從一個自性而生，並不是三身各有一個自性。經中常說：「轉八識成四智，會四智成三身。」悟三身無有自性，當然就明瞭三身是由四智而成，換句話說，三身與四智的關係非常密切。「四智菩提」，是悟後自性的起用；「八識」，是自性迷所起的作用。偈頌說：自性本來具足三身；換句話說，我們一切眾生各個都有自性，人人都具足三身。因為我們迷了自性，所以見不到三身，要是悟了自性，不但三身你見到，而且四智也發明了。到這個時候，在佛法修學上真可以說是圓超、頓超。六祖說：「不離見聞緣」，並不離開我們日常生活見色聞聲種種的境緣；「超然登佛地」，就能直接高證佛果。又說：「我今為你說，你要諦實的相信，再不要有疑惑，同時決定不可以向外馳求。」佛法稱為內學，內，就是要從心性中去求，不能從外面境緣中去求。從境緣中去求，那就錯了，永遠不能開悟。這才可以說是菩提，才可以稱為大道。

【通再啟曰：四智之義，可得聞乎？師曰：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問耶？若離三身，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也。即此有智，還成無智。】

智通禪師說：「四智的義理，可不可以請和尚開示？」六祖說：「你既然會得三身，四智就應該明瞭，何必還要再問？」轉八識成四智，束四智成三身，三身既然會了，哪有不明四智的道理！這是責備他，何必再問？「如果離開三身，別談四智，這叫有智無身」。這個智不是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智慧一定是大徹大悟。大師雖然這麼說，還是為他解釋四智的義趣。

【復偈曰：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，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】

此兩首偈頌，可以說是道盡法相，學佛之人應當把它背熟，實在是妙極了。由此可知，大師雖然示現為禪宗的祖師，對於法相宗，他確實是甚深通達，由這首偈頌就能看得出來。唯識是非常繁雜的學問，可是在大師口裡是既簡單又明瞭，真正是難得！第一首偈：「大圓鏡智性清淨」，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時，這個時候是自性清淨；相宗講的大圓鏡智，就是性宗說的自性清淨。我們在性宗經典，對於「自性清淨心」，我們見到的太多。何謂「自性清淨」？慧海禪師解釋：「心湛然空寂，圓明不動，即大圓鏡智」。「湛然」是形容詞，就好像水，水到非常清潔的時候，一塵不染、清淨，從水面能清清楚楚看到水底，這叫做湛而寂。「圓」是圓滿沒有欠缺，「明」是光明，就是一切明瞭而如如不動。「湛然空寂，圓明不動」八字，是佛法修心重要的原則，這是修自性清淨心，亦是修大圓鏡智。「平等性智心無病」，轉第七末那識為平等性。末那識的性質是執著，所謂人我執與法我執。只要有這兩種執著，這就是我們的真心有病，因為「我」確實是了不可得。我相，是第七末那識執著第八識的見分一分，所現的一個假相。在唯識講「中間相分兩頭生」，這是真帶質境，所以它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。可是眾生迷執之後，這個迷執很不容易打破，於是他有四大煩惱常相隨，就是我貪、我痴、我見、我慢，這些確實是心裡的大病。只要把我執打破，能破人我執、破法我執，第七識就轉成平等性，也就是轉成無漏。這個時候，他能與一切眾生平等，以大慈悲心隨順一切眾生。

在佛法修學中，「前五識與第八識是果地上轉，第六識與第七

識是因地上轉」。因此，我們對於六、七識的境界相要特別深刻去研究了解。在做功夫的時候，最好是能把「我」，我相要擴大，這在修學方面來講是一種方便法門，而且非常的巧妙。因為一般人的「我」實在太小，只顧自己，起心動念都會想到這樁事與我自己有沒有好處，有沒有利益？這個「我」就太小了。對修行人來講，首先要把「我」放大一層，放大到我一家，這個我相就比執著個人要大得多。我們起心動念，無論做什麼事情，都想到與我整個一家有沒有利益，有沒有好處，這就是把小我化成一個家，這個「我」就比較大了。從這裡更能推廣，推廣到家族、鄰里，推廣到社會、國家，這個我相比小我就大得多。這樣還不平等，為什麼？我們以一個國家為「我」，對於其他的國家還是不平等。譬如，我起心動念要想做事情，與我們自己國家有沒有利益？有利益；對別的國家有沒有利益？沒有利益。只要是與自己國家有利益，對別的國家沒有利益，這樁事情我們也可以做，這個「我」雖然說大，還是不平等。佛法講到平等，必須把我相放大到盡虛空遍法界。以現代話說，不但對我們整個地球的一切眾生，要以平等心去對待，要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體，同時更要看到外太空、他方世界也是我們自己平等心中所現之物。這樣逐漸放大，這是一個很好的修行方法，我執不必破，自然就化掉、就化解。比起小乘人破我執、破法執，方法實在是巧妙得太多。第六識清淨了，所有一切心所統統都清淨；第六識若是不清淨、不平等，連帶所有心理行為全都是染污，全都是不清淨。所以這個關係非常之大。

「妙觀察智見非功」，妙觀察是講第六意識，第六意識的作用是分別，如果它分別一切法而不執著，沒有妄念，能在分別中得到自在，這就是妙觀察智。「成所作智同圓鏡」，這是講前五識。「成」是成就，「作」就是成辦一切的事用，前五識轉成智之後，都

叫做成所作。成所作為何同大圓鏡智？因為它是果地上轉。成所作智正是根本智之後的後得智；大圓鏡智是根本智，成所作智是後得智。

第二首：「五八六七果因轉」，這是講轉識的次第，前五識、第八識是果地上轉，我們最著重的就是第六識、第七識，因為它是在因地上轉。簡單的說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要練習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就是轉識成智的最初方便。「但用名言無實性」，我們不要被經的言語文字所轉，你懂得這個名詞，要離開這個名字相。「若於轉處不留情」，一悟悟至極處，不再退轉，這就是不留情。「繁興永處那伽定」，雖然繁興，可是並沒有動念。

「繁」是講染境雖然多、境緣非常複雜，可是我們的心永遠是在大定當中，不為外境所惑。

【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：三身元我體，四智本心明；身智融無礙，應物任隨形。起修皆妄動，守住匪真精；妙旨因師曉，終亡染污名。】

智通禪師聽了大師開示之後，恍然大悟，於是他說了一首偈，道出心得。智通禪師的開悟，是得力於千餘遍的讀誦，這一點希望大家特別留意。